

CHANGPIAN XIAOSHUO · SHANJIU Hua · FENGDEYINGZHU · CHANGPIAN XIAOSHUO · SHANJIU Hua · FENGDEYINGZHU

长篇小说

冯德英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山菊花



下

长篇小说

冯德英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山菊花

下



馮化英

第一章

他，蜷曲着身子，躺在舒适的轴^① 子里。

轴子，是这一地区的方言，指用牲口驮着的轿子，类似没有轱辘的大车，可以说是大车和轿子的变种，是这一带山区特有的一种交通工具。它用两根两丈多长的杉木做轴杆，搭成架子，架子上面用苇席扎起圆形的篷，篷子里铺上垫子，人在里面可坐可卧。轴子的一前一后，由两头壮实的牲口（通常是骡子），才驾得起来。自然，除了有的中等人家婚娶或迎送高贵的远路客人——著名的医生、风水先生——偶尔用用这种工具外，通常只有财主家才能坐轴子，摆得起这份阔绰。

今天，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正走在威海通往文登城路上的这乘轴子，它的本身和一般的大同小异：前后两头高大的青骡驮着，骡笼头上一串铜铃“哗唧哗唧”地响；轴篷上包着灰色的毛毡，毡上蒙一层紫色花台布，台布的穗子装饰着四周的边沿。可一看随着轴子的前前后后摆开的阵势，那就不一般了。

① 轴——读山(shān)音。

原来，除了一前一后两个赶牲口的“把式”外，尚有不少人马护卫着轴子：三个骑马的警察走在前面开路，又有两个武装便衣人骑马紧跟在后面，再后头是两辆包着铁的木轮大车，一车坐着六个兵，一车拉着裹着油布的枪支。

天阴沉沉的，看样子要下雪。其实，远处昆崙山主峰泰礴顶四周的山峦，已经盖上积雪。胶东半岛最冷的气候在阴历正月间，可是今年冷得忒早，从十一月初八夜里倒了西北风起，这冷酷的寒风不停地刮着，把山峦原野，刮得一片枯萎，光秃秃的。

这乘轴子在丘陵起伏的车道上迤逦地走着，护卫的人们，在马上一会上岗一会下坡；一会过河，一会爬山，颠颠簸簸很不自在。可是躺在轴篷里的人，身穿貂皮袄，头戴筒形的水獭帽子，依在被垛上，舒舒服服，闭着浮肿的眼皮——但，没有睡着，他怎么能睡着呢？

他，区长，秀才，大财主孔庆儒，字正达，半月前的阴历十一月初八那天，重兵守备、拼命顽抗的孔家庄，终于被暴动队伍攻垮，他和儿子孔显，带着管家万戈子，区队刘队副，还有早盯着姐夫的行踪不放的小舅子于之善，下到了冬春楼的地洞里。这个地洞，是民国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秋天，牟平县段家村的段敬斋率领数万饥民暴动时，火焚了冬春楼，烧死孔庆儒他父亲之后，孔秀才来年重修冬春楼时，秘密挖下的。洞有一间房子大小，进口在厨房，出口挖到隔壁的磨房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暴动突击大队于震海、高玉山他们，搜遍了孔家庄死活不见孔庆儒父子几个人踪迹的缘故。

孔庆儒一伙在地洞里藏了一天一夜，因为狼狈中也没顾上带进去干粮和水，幸好洞里原有一大坛子烧酒，可以顶点饥渴……实在耐不下去，夜里孔秀才吩咐万戈子和刘队副摸出洞

口，侦探一番。不见什么动静，他们架起孔秀才，孔显抡着手枪断后，连家眷的命运如何也没敢探听，急慌慌地逃出孔家庄，也不敢奔文登城，径直朝威海市逃亡……那于之善呢？这个至今还背着装地契、房约、账簿的布袋子的地主、坏地瓜，因为饿急了，又是不用他花钱的酒，不喝白不喝，不加克制，一连灌下一斤多，醉烂如泥，昏睡不醒了。自然，没有人背着坏地瓜走，孔秀才还命孔显他们，把一扇磨豆腐的大石磨压在洞口上，防止小舅子酒醒之后，钻出来追赶他们，让暴动队拿住，他什么都会招出来的……

孔庆儒一伙逃到威海市，住在公安局长郑维屏家里。郑维屏是孔显的干爹，也是孔庆儒早就结识的人物。孔庆儒打算，如果威海卫不安全，他就从海路奔天津去，那里他有商号……住了几天，孔秀才就得到惊人的好消息，文、荣、牟、海四县的暴动队伍，被韩复榘派来的展书堂的八十一师，加上地方武装的配合，大部分镇压下去，土崩瓦解了，连胶东共产党的特委书记，这次暴动的总指挥也捉到文登城去了。孔显欢欣若狂，叫嚷着赶快回孔家庄，捉拿于震海一伙仇人雪恨……然而，孔庆儒说他身体欠安，等一等再回去。说实在的，跟共产党交手几年，被于世章咬过的孔秀才，落下个心痛的毛病，而这次暴动队伍攻打孔家庄、火烧冬春楼的威势，十几天来，时时出现在他面前，那揭地而起，滚滚卷来的暴怒的人们的喊杀声，老是荡在他耳边，有几次夜里噩梦中惊醒，出一身虚汗，心痛症也就更加厉害了。不过他想晚点回家，倒不是因为身体欠安，而是想等展书堂的大兵把共产党剿清了，地方上全洗干净了，再太平平地回去不更好吗？这种借外力达到己欲的机缘，为什么不坐享呢！他打发管家万戈子和刘队副先回孔家庄，通知一声家眷们，做些重整家业的准备事项，自己带着孔

显，住在郑局长舒适的公馆里，吃着银耳、燕窝、鱼翅、海参之类高级滋补品佳肴，睡睡窑子，听听京戏……前天，县党部主任鄢子正派人送来要函，并转达李县长的意思，要孔区长立即回到县城来，有要事相商，“务必务必”！于是，孔庆儒告别干亲家郑维屏，带着郑局长送他的一挺日本造歪把子轻机枪，十支三八大盖钢枪，两千多发子弹，由人马车辆护送，昨天早上离开威海市，下午走到离文登城还有五十里的草庙子，被当地的区长留宿过夜，今天上午动身，这时已走了大半天了。

“叫我回去，这么急，会是什么事呢？”蜷缩着躺在轴篷里的孔庆儒，心里想着，坐起身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英国制“555”牌香烟，拿出一支，放在嘴上。

“爹！爹！”

孔秀才听到儿子的叫声，应道：“嗯。”

孔显策马从后面赶到轴篷一旁，说：“爹，县城到了！”

“停一停。”孔庆儒喊着，将香烟收起来，掀开毡子的一角，外面强烈的光线，使他闭上了眼睛，一霎，又睁开，说：“显二，我骑骑马……”

“外头风硬……”

“我顶得住！”

轴子已经停下来了。孔显和随从们纷纷下马，众人把孔区长扶上孔队长的坐骑，孔庆儒禁不住打了个寒噤，接着就咳嗽起来。孔显道：

“风大，你还是坐轴子吧！”

孔庆儒咳嗽完了，挥挥手。一个随从紧紧抓住马缰绳，孔显上了他的马，跟在他父亲后面，于是，一行人来到文登县城西门外。

文登城东关有棵老槐树，不高，才一丈多，但它长得蹊

跷，中枢已经老朽，可是周身又生出无数枝干，弯弯曲曲，错综交织；上面的枝条也长得出奇，犹似凤鳞龙爪搅在一起，倒垂下来。当地人称它：攀龙槐。相传，先有此槐后有的此城。是否确切，难以考证。不过看这槐树的老相，不下一千年，而这文登城的来历也可追溯到汉朝以上。反正从那时以来，不管称“路”、“州”，还是叫县，文登都是个重要的地方。这大概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：它坐落在昆嵛山脉东麓南怀的河谷丘陵地带，地处胶东半岛东面几县的中心，离南、北、东三面的沿海都不足百里。

文登城有山有水。除了西面北面几十里外的昆嵛山群峰之外，离城二里的东北有一山林秀美的峰山，形成天然的屏障；一里许，又有一小峰文山，传说秦始皇当年东巡时路过此地，在这山上召集文人训话，论功颂德，因而得名。至今端午节，还在山上演戏。城南有条沙河，源出西南起伏的山丘丛林，向西流入母猪河。常年流水，是女人们涤衣洗菜的所在，敲衣石上的棒槌声，四季不断。再往西七里路，是著名的温泉“七里汤”，越是冬天水温越高，热气升腾，是百里之内的人们向往的去处。这座方圆四华里的老县城里的庙祠，也比其他县城的多些。通有的城隍庙在西门内；土地祠、马神祠、狱神祠均和县太爷做伴——在县署内；西大街上还有关帝庙、节烈祠；东门内有孔庙，当地人称圣人殿，除了孔圣人的塑像坐中位外，两边尚有其得意弟子——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相陪。而和这些庙、祠错落相处的，是那些数不清牌号的官司店，它比庙、祠多多了。关于官司店是干什么的，上集书里介绍孔秀才他爹孔宪贵是官司店老板的身份时，已有交代。现在孔秀才带着他儿子孔显一行人已经来到文登城西门跟前，还是跟着他们的行踪走吧。

快到城门了，孔区长在马上挺直了身子，摆出一副威严的神气。其他人见状，也都伸起了脖子，勒紧了马缰，抖出随时要冲锋的阵势。然而，孔秀才叫马停住了，停在一个大水湾旁边。有个随从谄媚道：

“区长要看看西濠塔影吗？可今儿天气……”

西濠，就是城西门外这个大水湾。这是当年修城墙在此掘土留下的。如果不下雨，一池清水，宛如银镜，在天晴浪静的日子里，站在附近的石桥上，能见到映在水中的远处翠峰上的九层宝塔的倒影。不知哪个文人学士，给起了个“西濠塔影”的雅名，列为文登十八景之一。

孔庆儒现在看的可不是西濠雅景，其实他连想也没想到这一层。但他那浮肿的眼皮大大地张开了，眼睛露出异样的亮光，胖脸腮搐动着，血液涌到头上，浑身一阵阵哆嗦。

站在一边的孔显，开始不明白父亲看的什么，为什么那样激动，接着，透过遮盖着独眼的太阳镜片，他也看到了，在濠边的枯草中，躺着三具无头尸体。从那碗大小伤口的窟窿流出的血，把粗布白褂子染成紫黑色，周围的野草也一样颜色，直到水边的黄土……

“这是杀谁的？”孔显问那个派来送信接他们的人。

那人看着无头尸体，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。这些日子天天在杀，不是紧要的共匪，布告也不出。问问站岗的去……”

多年以来，西濠已成为杀人场的代名词。特别是三十年代开始，共产党闯进了胶东半岛，在这里杀害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，更是“家常便饭”了。敌人把犯人押出西门外，在西濠边上杀害后，他们认为需要示众的，就将人头割下来，抹上石灰，挂在城楼上。

这时，因为清乡时期，有一班的兵在西城门守卫。带岗的

班长见来的这些人马派头不小，主动从门洞的旁屋迎出来。孔秀才却没理会当兵的，眼睛一直盯在城墙上。

城门上面的城墙垛子豁口中间，竖着一排木杆，每根杆子上面挂着一颗人头，总共有三十多颗。大多数人头，干枯了，涂着石灰，像葫芦瓢一样在西北风中晃荡。只有几颗新鲜的，还能分出五官。

看了一遍，孔庆儒没有发现他熟悉的面目，这才发问道：“今天杀的什么人？”

“大啦！”班长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胶东共匪顶大的头子！”班长说，“那墙上有告示：他叫张连珠，他们党内叫他珠子……”

“不等他的口供吗？这么快就杀了？”孔庆儒有些惊异，多半是自问自说。

这个班长很愿意说话，又道：“还等口供呢！连他是干什么的，真名实姓是什么，都不说。他们是党内变了心的人供的。他坐了半个月的大牢，软硬不吃。今儿杀他的时候，咱们招来几百人看公审，人山人海的，张连珠出了牢门就对看他的人喊话，直到刑场，怎么打他，他也不停口。嘴流着血也说，直到把嗓子都喊哑了，临挨枪子，他还喊打倒这个、打倒那个的，这个万岁、那个万岁、胜利的……”

“哪颗人头是张连珠的？”孔庆儒怒冲冲地问。

班长指着城墙说：“那三颗人头中间那颗，那两颗是陪他的。看看，四方形长脸，头发茬挺长。听说他才三十出头年纪，上过中学……”

这个国民党兵说的不错，张连珠是上过中学，是在牟平城上的，但没有多少日子，就被开除了。这所中学，创办于民国

十九年（一九三〇年）秋天，开始叫牟平县立乡村师范，翌年改为县立初级中学。张连珠家为贫农，在亲友的资助下，于一九三二年考入中学后，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，参加了进步组织“读书会”，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因进行革命活动，被开除学校。后来他就以当小学教师，开小中药铺为职业，开展革命工作。这位中共胶东特委书记，生于一九〇四年，家在文登县南长岚村，离牟平县很近。牺牲的日子是一九三五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活到三十一岁。

十一月四日，暴动的总指挥珠子和丁赤杰发现韩复榘要派大兵来镇压，在桃花沟布置于震海、高玉山率领突击大队发动、武装群众，攻打孔家庄；而他和丁赤杰领着文登大队，在底湾头一带发动群众，打土豪，烧契约，扩大力量……就在十一月八日这天上午，也正是于震海他们攻下孔家庄的这天，在底湾头村，展书堂八十一师的大部队，将文登大队包围了。这场战斗打得很苦，从早上打到中午。一百多名暴动队员的简陋武器，终于敌不过数倍于他们的拥有机枪洋炮的敌军。大队长丁赤杰牺牲了。珠子指挥队伍奋勇冲出去一部分，他在后面掩护，被敌人死死围在村里。珠子靠在一家门后，子弹已经打光了……这时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走来，要他到屋里去，递给他一把菜刀，叫他剁地瓜。敌人已经堵在大门口，没有别的办法，珠子照办了。

一会儿，三四个敌兵来搜查，看看珠子像是本家的人，没有生疑，就出去了。珠子正在心里感激这位掩护他的庄稼汉的时候，哪里想到，这人正在门外，向敌兵“努嘴”，示意屋里的人是该抓的……

就这样，领导半岛上革命活动几年，使敌人日夜不安的中共胶东特委书记，断送在一个富农分子的手里……

孔庆儒骑在马上，仇视地盯着珠子的头颅，好一阵子目不转睛。

孔显说：“爹，天要下雪啦！快进城吧！”

孔庆儒像没听到似的，仍是紧盯着人头，咬着牙说：“一个穷教书的，竟能搅翻了昆崙山，闹乱了四个县，惊动省主席发大兵镇压，也算得本事……算得能耐……”

这时候，天已黄昏。西北方丛山上空一片黑云，被强劲的西北风飞速吹来，天更暗了。霎时，大片的雪花，在空间狂飞乱舞。是风雪来得太突然了，还是孔庆儒仇火攻上眼睛，看人头看得眼花缭乱了。这时间，他分明看到，那城墙上一排人头，犹如活了一样，每张里都喷出大口大口的白气，像在高呼狂喊“杀啊！”“冲啊！”和他在孔家庄被围攻时听到的一样。接着，啊！珠子的头不是挂在杆上，那是他的身子——瞧，每颗人头都长了身子，排成一队，从城墙上走下来，直扑孔庆儒，和当年于世章一样……

“啊哟！”孔秀才惨叫了一声，一头栽下马来。

孔显见老子面如土色，双眼发直，跌在地上，慌乱地上前叫道：“爹！爹！你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……”

“昨晚实在失礼，让贤弟操心了！万望恕罪，海涵！”

“哎，哪里话！世翁饱受战乱之苦，一路风雪归来，小弟照顾不周，实在罪过。贵体好些了吗？”

“好多了。没什么大病，也是风烛残年之人，不中用了，唉！”

“过谦了。世翁这样满腹经纶，名震乡里，雄踞一方的人杰，正是党国仰赖的支柱栋梁，偶感小虞，受些风波，不足为虑。”

“哈哈，正达相识上子正，真乃一见如故，莫逆之交啊！”

“子正飘零社会多年，惟遇上世翁，才得知己，情如手足也！”

孔庆儒和鄢子正四手相握，在院子里一面互相吹拍，一面往正房里走。昨天孔庆儒城门惊厥之后，抬到县署客房里，鄢子正请医生好一顿忙乎，加上一夜的休息，已经恢复了元气。

进屋之后，早有勤务摆好茶点。待下人退出门外之后，鄢子正和孔庆儒坐在八仙桌子旁边，谈起正经事情。

“子正和县长叫我速归，有何吩咐？”孔庆儒关切地问。

鄢子正为他点上香烟，说：“世翁先听我禀报一下目前的形势。我知道，你在威海也会听到一些，恐怕不全面；要是你知道了，会自己跑回来的。”

“哦，我洗耳恭听！”

“月初共产党发动的这场大暴乱，波及了文、荣、牟、海四个县，使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失……还好，他们的组织也不是铁板一块，让我们事先侦破了暴动计划，做了防范，及时报告省里，派下展书堂司令一师兵马来镇压，半个月来，各地起事的暴乱队伍都打垮了，战果卓著。”说到这里，鄢子正干瘦的白灰似的脸上，裂出得意的笑纹，痛快地呷口茶，继续道：“经过这半个多月的‘清乡’，各地参加暴动、响应起事的共匪分子和老百姓，抓到不少。最了不得的是逮住了胶东共匪头子张连珠，打死了他们几个重要负责人丁赤杰等，在海阳抓到了一个叫李绍先的头子，前天已经铡了。这方面的成果，海阳、牟平比我们文登大些，那里有的村庄一抓就是六七个、十几个赤色分子。这是我们多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成功之举。”

孔秀才叹息地说：“这是鱼浮上水面，鸟飞出树林，兽跑

到平原，难有的得手时机。可是这次要叫他们成功了，后果也不堪设想啊！”

“嘿嘿！”鄢子正干笑了几声，来回走着，那骨架般的身子，不停地摇摆，“他们不会成功的，不会的。共党内部变节的分子也说，因为和他们的上级失掉了联系，不知道外部的形势，党内有些人不同意现在暴动，认为得不到外援，力量不足，在半岛的角上周转不开，很容易失败，要多聚积力量，等和上级取得联系以后再动手……”

“共产党里面，也有能人啊！”

“相对而言罢了！在中国，可不是俄罗斯，共产党想翻天，那是痴心妄想！”党部主任自负地说，又坐到孔庆儒对面，加重了口气，“浮上来的赤色分子抓到不少，可那些深藏的、打散的，还远远没有杀光。来清乡剿共的八十一师，现在分住在各个县、区里。他们官兵多是外埠人，不识地理，不熟人情，清剿有困难；有的为冒功请赏，乱抓乱杀，见了穿红的，甚至将卖小鸡的担子上挂红布条的，都当赤匪杀了！别县不算，光文登一县接到杀了于震海的报赏单，就达十三起之多！”

孔庆儒脸上的横肉猛地一抽：“到底杀了他没有？”

“至今有伙人在昆嵛山里做乱，很可能是他领头干的。”

“这个混世魔王！”孔秀才去端茶盅的手，哆哆嗦嗦，水溅了出来。

“茶凉了，抽支烟吧！”鄢子正冷漠地笑笑，给他递上一支烟，心想：“这个老朽木，被于震海吓破胆了。”

“好，啊，好……”孔庆儒接过香烟，使劲地抽着，装做平静的神态，说，“于震海，一个穷石匠，了不起是个武夫，生死无关大局。错杀一些不是共匪的穷鬼们，也是在所难免。”

“世翁高见。多杀一些人，也有好处，让百姓知道，当共

匪、跟共产党的下场，使他们害怕。糟糕的是，展书堂的外来兵，跟本地人没沾连，为了刮钱，吃喝嫖赌，不分穷富都抢；展书堂为给自己捞美名，给‘韩青天’^①扬名声，在县城设有军中衙门，号召有冤申冤，有仇报仇，有些穷人去告富人的状，竟告准了；还有些人公报私仇，互咬仇家通匪、窝匪、是匪……这样一来，得罪了富户，妨害了剿共大业。老兄，张连珠等人是刀下鬼了，可是还有像于震海一些重要共匪没有下落；文登西山里，还有暴乱的人在放火、滚石头……有人说，暴动队伍在练兵……”

“共匪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，虚张声势，吸引剿共的兵力。”

“世翁高见。开始上过他们的当……这也说明他们还要斗下去。另据共党变节分子说，暴动一开始就有布置，有的共党分子不‘暴露’……世翁，攻打孔家庄就有上万之众，我们不能人人得而诛之。可我亲自去了一趟，也只抓得四十多人，大部分肯定还不是共匪。仗打得那样激烈，伤员呢？”

孔区长坐不住了，站起来，背剪着手，踱来踱去。鄢子正没理他，斟满茶盅，一气喝光，又点上一支烟。

“你是说，”孔庆儒突然停在白骨人的面前，“叫我回去，负责剿共的事？”

“责无旁贷啊！”鄢子正递上茶盅，对方没有接，“据这半个月的清乡经验，凡是能抓到真正赤匪分子的，全是得力于地方反共中坚分子的配合。世翁，只有你对本区了如指掌啊！”

孔庆儒对着县党部主任白煞煞的脸，这脸正对他笑纹满面。一刹那，一股冷气吹进秀才心间，他感到这张脸，也像抹

① 韩青天——即韩复榘。

上石灰挂在城墙上的人头中的一颗，使他感到可怖。“这个专卖党票的光棍！我差一点在孔家庄被剁成肉酱，今儿又叫我回去送死！我不上这个当，我……”但他什么也没说，想到这里，又开始徘徊着。

“这个老猾头，光想享福，让别人把他的窝搞太平了，再回来坐享其成。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！哼！不过，这次也真把他吓坏了，他两个弟弟送命，冬春楼一片灰……”鄢子正暗自付道。站起来走到孔庆儒跟前，说：

“世翁的心情小弟也能体谅一二。唉，这次你受到的惊扰也确实很大，两位手足惨遭不幸……可是你想，共党不扫除干净，国家被他们赤化了，变成苏俄那样，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？告诉世翁，南方的红军并没有被百万中央军消灭干净，他们剩下数万人，突破重重包围险境，流窜到西北黄土高原。”

孔秀才停住了，吃惊地说：“啊！从江西到西北，一路千山万水，万里行程，蒋先生没有干掉他们？”

“所以说，共产党里能人还是有的呀。可是强中自有强中手。蒋先生正调兵遣将，势必围剿共军于黄土高原。胶东这次共产党暴乱，在京、津、沪引起反响，几大报上都有‘胶东赤匪猖獗’的消息。中央复电党部，务必清剿干净。世翁这次坐镇孔家庄，临危不惧，与共匪血战到底，为此次抗暴的中流砥柱。而不像有些人逃之避险。现在共匪大势已去，主要头子也没有了，他们又失去了和上面的联系，是一群无头苍蝇，即使于震海也不过武夫草芥之辈，哪里是世翁这样文武双全，雄才大略的英杰之敌手！”

明明听出对方是阿谀恭维，不符实际情况的颂扬，孔秀才心里还是很舒服，好似是战场上的英雄，胆子又壮了。他习惯地捻开了八字胡的梢尖，鄢子正殷勤地递上烟卷，划着了火

柴。

孔庆儒深深地吸着烟。

鄢子正又道：“更有一层，如果让外来的官兵站住了地盘，到时候，共匪虽然干净了，那孔家庄的区长是不是姓孔，也就难说了！”

孔庆儒吐出一口浓烟，涨红了胖脸，狠狠地说：“乱世出英雄，英雄治乱世。子正弟，我孔正达不把我地方上的赤匪除尽，我上对不起祖宗，下对不住丧命的兄弟！也对不起子正贤弟对我的一番苦心！”

白骨人的白脸皮又裂开笑纹，拉住对方的手，边进屋边说：“我一个单身汉，到哪也是吃饭，我诚心为世翁着想，感恩你一向对小弟的厚待。刚好有人捎来的上好泡子，来，抽几口。”

两人躺在炕上，抽着大烟，孔庆儒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，问：“你的宝眷还没有接来？”

骨架子人笑笑说：“糟糠之妻，出不了远门。在山西老家，侍奉老母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，你公务缠身，长年累月，也没个照应的人，看看，头发也花白了。”

“我身体瘦些，倒还结实……”

“那么，”孔秀才眼睛一亮，“有合适的人选，我再给你保门媒如何？”

白脸少有的起了点红晕，说：“多蒙世翁垂爱，只是……”

“一切费用包在我身上，你就舒心地等着做新郎吧，哈……”

尽管派管家万戈子提前几天回来整理，当孔庆儒一进家